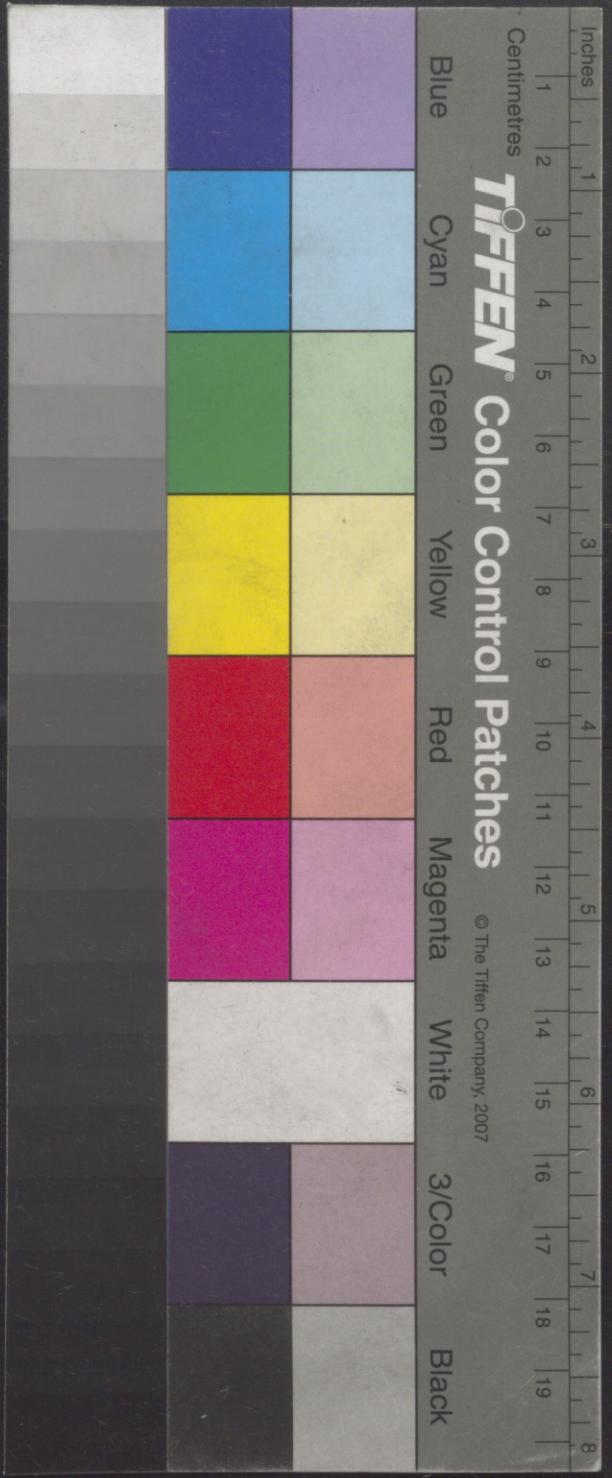


1/2 1/4 1/8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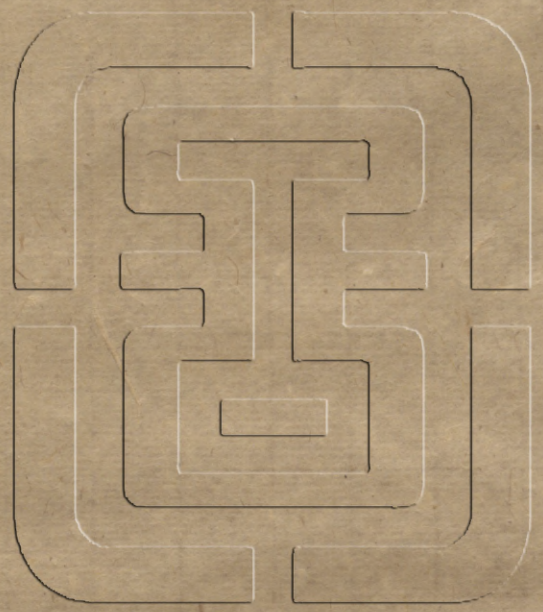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五十七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八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小雅二

鴻雁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數也

釋文眾經音義二十三

喬樞謹案毛傳訓劬勞為病苦與韓詩異義廣雅釋詁三劬

數也即本韓詩訓義劬得為數者勞與勤同義爾雅釋詁劬

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為數

毛傳以劬勞為病苦也

百堵皆作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攷八

韓詩說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正義引異義

案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尺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攷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

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為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為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為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為百雉不同鄭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參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詩毛傳與左氏說同惟傳以一丈為板而箋據春秋公羊傳五堵為雉雉長

三丈則板六尺與何休據韓詩言八尺為板者立說各異耳
沔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文選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案詩攷引如此今本汲古閣文選注韓誤作地

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贈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韓詩曰九皋言九折之澤也釋文廣韻二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女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

皇清經解續編
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
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
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
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
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
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邱子名聞於天下
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
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
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
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以人莫
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

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
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
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
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
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喬樅謹案意者尙有遺行乎本譌脫作意者當遺乎今據文
選對楚王問及辨命論兩注所引校正又虞邱子名聞於天
下舊作虞邱於天下文有脫佚攷說苑雜言篇云沈尹名聞
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據外傳二載沈令尹進孫叔敖
事列女傳賢明篇及新序一沈令尹並作虞邱子則虞邱子

皇清經解續編
當卽沈令尹之號今依說苑文增改

祈父

祈父維王之爪牙

玉篇牙部牙牡齒也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祈父子王之爪牙此所引子字作維與毛

氏文異是據韓詩之異字

有母之尸雍

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鐘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

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椳題二圍轉轂百乘猶北

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

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五經異義曰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恐養不及親毛詩

正義

案許君異義與外傳說合本韓詩也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辭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

文選一班
固西都賦注又廿八
陸機苦寒行詩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韡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

是詩巫淫賣扁
韓詩遺說攷八

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穹與空同喬樅謂毛詩在彼空谷
傳云大也雖訓與韓異而皆以空為穹之假借爾雅釋詁穹
大也可證又節南山詩不空我師傳訓空為窮攷說文穹

窮也是毛傳空窮之訓亦以空為穹之假借字

曹植釋思賦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補

喬樅謹案蔡邕琴操以白駒詩為失朋友之所作此魯說也

今據曹植賦云云是韓詩說亦與魯同攷文選王粲贈士孫

文始詩曰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

來無密爾音又曹攄思友人詩曰思賢咏白駒皆用韓詩之

義

斯干

椽之橐橐

玉篇木部椽擊也詩曰椽之橐橐

喬樅謹案椽字毛傳無訓鄭箋云椽謂插土也玉篇訓椽為

擊引詩椽之橐橐為證是用韓義

如企斯翼

玉篇人部企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企古文企攷毛詩企字作跂傳云如人

之跂竦翼爾釋文云跂音企此引作企者韓詩之異字說文

云企舉踵也是企與跂音義並同

如矢斯柝

玉篇木部韓詩云如矢斯柝柝木理也

韓詩曰枋隅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木部云枋木之理也从木力聲段氏注曰毛

詩如矢斯棘韓詩作枋毛曰棘棧廉也韓詩曰枋隅也學者

皆不解及觀抑詩惟德之隅毛曰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

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

而外有廉隅也韓枋為正字毛棘為段借字如矢之直則得

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馬瑞辰曰棘之通

枋猶馬勒通作鞮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

如鳥斯鞮

韓詩曰鞮翅也釋文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鞮今本或作勒勒字乃鞮字之譌耳說

文云鞮翅也正用韓詩廣雅釋器云鞮翼也此用韓詩之文

而訓從毛傳毛詩作革乃以革為鞮之消借故訓為翼翼即

翅也毛與韓雖字異而訓義則同釋文云革如字失毛意矣

下莞上簟

玉篇艸部莞似蘭而圓可為席詩曰下莞上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莞小蒲之席也與此訓異玉篇所引是用

韓詩說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

天地四方也文選廿九棗道彥雜詩注

載衣之禘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攷入

毛詩釋文裼韓詩作褻

韓詩翼要曰褻示之方也詩正義引侯包

喬樅謹案毛傳訓裼為裸箋云裸夜衣也此毛以裼為褻之
段借褻說文作褻云褻也引詩曰載衣之褻許所引詩即韓
詩也褻者褻之消文耳詩正義引侯包云云明褻制方令女
子方正事人之道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為褻玉篇云褻褻
也褻小兒衣也又云褻褻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
尺以負兒於背上也則褻之製蓋方而長也胡承珙曰史記
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褻為小兒被
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褻謂之褻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為寢
衣是也文選稽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褻若今小兒腹衣腹

衣蓋今俗兜子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無羊

或寢或譌

韓詩曰譌覺也釋文

喬樅謹案譌毛詩作訛傳云訛動也攷說文譌譌言也引詩
曰民之譌言又叱動也引詩曰尙寐無叱動即覺之意則此
詩或寢或譌當作叱為正譌古訛字見漢書江充傳集注又
一切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譌叱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
用尙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譌爾雅釋詁
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叱亦作譌同是其證也

節

是詩經釋義

韓詩遺說攷入

凡

節彼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與韓訓異釋文節音截是毛詩以節為截之段借韓訓節為視者節有省義消節為省省視亦為省故節得訓視詩下文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故韓以節為視與下文相應也

憂心如炎

毛詩釋文惓韓詩作炎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惓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炆字才廉反小藝也攷說文心部云惓憂也引詩憂心如惓段氏注謂說文引詩釋惓從炎之義當作憂心

如炎雲漢如惓如焚亦如炎之誤又說文火部云炎小藝也詩曰憂心如熒段氏注云節南山憂心如惓古本毛詩作如熒故毛傳云熒燔也如熒各本作炆炆誤說文干部曰入一為干入二為羊羊讀若氐熒从羊聲古音在七部郭璞曹憲音淫入鹽韻則直廉切今各書皆譌作炆矣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監視也與韓詩異胡承瑛曰監者臨也臨

莅有治義

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

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

注並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為領猶訓監為臨義取理治

其旨亦與毛傳相近

俾民不迷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昊天不庸

韓詩曰庸易也

文釋

喬樅謹案毛詩作備傳云備均也箋云尹氏為政不均平攷爾雅釋詁平均並訓為易易謂平易是韓與毛義亦相同胡承珙曰韓義與九章昊天不平謂昊天以尹氏為不平也馬瑞辰曰說文備均也直也庸即備之消晉書元帝紀引詩昊

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備之同音段借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顛顛仰

天告愬

文選四十任昉百辟勸進賤注又五十九

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此詩屢言昊天如昊天不庸昊天不惠昊天不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皆呼天而愬之詞薛君章句云云蓋即釋此詩也

憂心如醒

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醒

補

蹙蹙靡所騁

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文選登樓賦注又卷九射雉賦注卷廿一左思詠史詩注

皇青徑拜賣扁

韓詩遺說攷八

喬樅謹案毛傳云騁極也鄭箋云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然則毛傳訓騁為極蓋釋詩蹙蹙靡騁之意韓詩祇據騁之本義為訓故云馳也

正月

憂心京京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憂心京京

補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七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

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薪蒸言似而非鄭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義皆與韓詩同

視天夢夢

韓詩曰夢夢惡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夢夢亂也說文夢不明也亂與不明皆惡之貌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曹植卞太后誄跼天踏地祇畏神明補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吳越春秋五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

妲己周亡以褒姒補

速速方穀

喬樅謹案詩攷據後漢書蔡邕傳注載韓詩作速速方穀謂

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盧氏文弼云按章懷先引毛詩速速

方穀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穀

也下云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乃章懷釋邕之

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不審乃遂以為韓詩之說誤矣

十月之交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五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

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

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已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

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

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

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

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

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
 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
 為之也抑好之者貧為之者窮而是子猶為之而無是須臾
 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得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
 危臧否若別黑白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
 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
 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
 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
 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好之者貧句本皆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入

百川沸騰

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騰水上涌也補

喬樅謹案滕毛詩作騰是古文之假借玉篇所引據韓詩之

文故與毛字異

繁惟司徒釋文

毛詩釋文番韓詩作繁

喬樅謹案繁毛詩作番齊詩又作皮顧氏炎武云番音波儀

禮皮樹中今文皮為繁漢書繁延壽繁音婆按此則番繁皮

皆以音同通用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釋文

皇清經解

韓詩遺說攷入

三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抑之言噫也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意亦同聲也宋綿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蓋抑意一聲之轉也

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韓詩外傳七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喬樅謹案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舉趙懷玉曰案韓非外儲說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據刪正

不懋遺一老

韓詩曰懋闇也

文釋

喬樅謹案惠氏左傳補注云昭十一年經會於厥懋釋文魚斲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懋讀為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懋从心欸聲又云欸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懋為銀據此知韓詩懋闇之訓亦以音同轉注也喬樅又案說文懋下注曰冑也敬謹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引春秋傳曰

昊天不憖又閭下注曰和說而諍也玉篇曰閭和敬貌和敬之訓與敬謹義同和說之訓與說義同故憖字得與閭通假此詩之閭當與憖同為且辭

無罪無辜讒口替替

毛詩釋文囂囂韓詩作替替

喬樅謹案替替爾雅作替替潛夫論引詩作敖敖替替字通

敖即替之省劉向引詩作替替與韓詩文同毛詩鄭箋云囂

囂眾多貌說文囂部囂聲也囂為眾口故有眾多之義又口

部替眾口愁也又言部替不省人言也是此詩讒口囂囂當

以囂字為正鴻雁詩哀鳴替替當以替字為正板詩聽我囂

囂傳云猶替替也當以替字為正然經傳每多通假故韓詩

讒口囂囂段替為之而舍人爾雅注云替替眾口毀人之貌

又假替為之也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後漢書本傳注補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七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狄

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與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

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

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

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

是遂自剗出腹實納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

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宏

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喬樅謹案荀子忠廉篇亦載此事惟捷字作徇下文同

悠悠我瘵

玉篇疒部瘵病也詩云悠悠我瘵

補

喬樅謹案瘵毛詩作里毛傳云里病也鄭箋云居也鄭義與

毛異毛蓋以里爲瘵之假借玉篇所引是韓詩之文訓義與

毛傳同

雨無正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載韓詩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引

劉安世曰嘗讀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集傳駁之以爲出好事者之附會呂記又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眾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眾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胡承珙曰董氏謂辟君章句讀無爲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辟君以眾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略近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喬樅謂毛敘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則正卽政字韓詩作雨無政董語尙爲可信十月之交至小宛四篇毛敘皆爲刺幽王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

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曰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
 此今韓詩亦在此者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或見毛
 次於此故因之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尚存如韓詩作雨無極
 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一語及之劉安世說
 之為譌妄此不待辨而明據正義言韓詩篇第與毛同則十
 月之交及雨無正以下三篇韓詩皆為大夫刺幽王可知竊
 意韓詩作雨無政其正字乃政之音讀後人轉寫誤入正文
 耳

若此無罪薰胥以痛

韓詩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
 相師而病之是其大甚

後漢書蔡邕傳注

喬樞謹案漢書敘傳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
 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者
 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小耳

謀猶回歛

釋文

韓詩曰謀猷回泆辭君章句曰回泆邪僻也

文選西征賦注又十四班固幽

通賦注

韓詩曰歛僻也

釋文

喬樞謹案幽通賦注引韓詩作回泆此順班固文而改耳當
 从釋文作歛字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辭君章句回邪僻也
 回下當脫泆字據毛傳云回邪通僻又幽通賦注引曹大家

曰回邪也穴僻也皆以邪釋回以僻釋穴是其證也穴鴉皆適字之假借說文適回避也胡承珙謂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也馬瑞辰曰古適讀如穴故通作歛與次猶毛詩歛彼晨風韓詩作鷓也

滄滄訛訛

韓詩曰滄滄訛訛不善之貌文釋

喬樅謹案毛傳云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舊二字誤倒作思不據正文

義及說文訂正稱乎上是二者皆為不善之貌馬瑞辰曰方言翕熾

也廣雅同則滄蓋讀如翕郭璞注爾雅云姦黨熾正釋翕翕二字正義以滄滄為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或作訾說文訾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緡詩皋皋訛訛傳云訛窳不

供事也說文訾窳也窳嬾也則訛蓋讀如訾陳奐曰滄滄有疆禦之義毛傳云患其上者謂與上為患也訛訛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訾窳偷生晉灼曰訾病也漢書地理志注引應劭曰訾弱也毛傳云不思稱乎上言不思報稱乎上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事故韓詩云滄滄訛訛不善之貌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六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

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喬樅謹案就毛詩作集傳云集就也詩攷引外傳不就而今本仍作集謨盍胥藝文類聚九十引韓詩外傳作蓋胥李善文選注凡四引外傳亦並作蓋胥蓋盍古通蓋姓見廣韻注胥其名也

民雖靡腠

韓詩曰靡腠猶無幾何也

釋文

喬樅謹案腠毛詩作臙臙腠古通用字鄭箋訓臙爲法與上

文訓止爲禮同意是以臙爲模之假借與韓毛義異正義引王肅述毛讀臙爲幪幪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喬樅謂王肅以靡臙言少義卽本於韓詩然讀臙爲幪則未爲得也毛傳於國雖靡止言小也是以止訓

大

馬瑞辰曰抑詩傳止至也爾雅唯大也釋文唯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止與至同義故亦訓爲大

則此句民雖靡腠腠義宜訓盛多韓詩云靡腠猶無幾何是亦以腠爲盛多貌胡承琪據詩大雅緜周原臙臙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亦作腠僖二十八年左傳原田每每亦與腠同每之義爲草盛上出是臙腠每皆盛多之義其說良躓馬瑞辰泥巧言篇毛傳臙大也謂臙臙字同毛義當訓大並謂韓詩亦以腠爲大胥失之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後漢書鄧暉上書曰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

補

小宛

翰飛厲天

韓詩曰翰飛厲天辟君章句田厲附也

文選西都賦注

喬樅謹案厲毛詩作戾傳云戾至也文與韓異而至附義仍

相近附即傳也莞柳篇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是已

載飛載鳴

曹植魏德論謳載飛載鳴

補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韓詩外傳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

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

哀我疹寡

韓詩曰疹苦也

文釋

喬樅謹案疹毛詩作填傳云填盡也與韓文異胡承琪曰古

从真从彡之字互相假借毛傳訓填為盡蓋以填為殄之假

借瞻印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疹者疹乃籀文疹字

疹唇瘍也非其義蓋以疹為瘡之假借說文瘡病也雲漢召

旻箋竝云瘡病也雲漢釋文瘡韓詩亦作疹喬樅謂古以病

苦互訓呂覽權勳篇貴卒篇注並云苦病也廣雅釋詁病苦

也苦窮也然則韓詩疹苦之訓其義當爲窮苦猶毛詩填盡之訓其義亦爲窮盡故鄭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也

宜犴宜獄

韓詩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釋文初學記二十

喬樅謹案犴毛詩作岸傳云訟也此古文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犴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據韓詩文也胡承珙曰犴獄字皆从犬取犬所以守之意毛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馬瑞辰曰詩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譌故鄭箋以仍字釋之說文且薦也爾雅釋言荐再也小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爲

仍猶說文訓且爲薦也箋仍得曰宜本蓋作仍得曰且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譌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爲趙壹詩且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賴有箋說可正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矣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韓詩外傳七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
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
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
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
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
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

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
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
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
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此言文王居人上也

案如臨深淵句錯入小豎當為衍文
喬樅謹案桓公得管仲隰朋下舊脫二十八字據說苑君道
篇有辯其言以下云云有此一段文義始備今依說苑文補
之

小弁

皇清經解

韓詩遺說攷八

三

怒焉如疔

韓詩曰疔心疾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怒焉如擣釋文本或作癘韓詩作疔義同盧氏文弼云呂氏春秋盡數篇氣鬱處腸則為張為疔高誘注疔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承珙曰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疔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疔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曰身盡疔腫是疔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為疔借故直訓心疾數喬樅謂廣雅疔病也玉篇疔心腹疾也癘同上又病也廣韻疔心腹疾也癘上同是疔與癘同字

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寤寐永歎重懷慘結李賢注寤

覺也寐臥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假寐永歎梁太后治韓詩者此詔即用韓詩語章懷太子注所引與毛詩不同亦當為韓詩之文唯字毛詩作維與韓詩字微異

疾如疾首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監寐寤歎疾如疾首

補

鳴蜩嘒嘒

曹植蟬賦詩咏鳴蜩聲嘒嘒兮

補

玉篇口部詩云鳴蜩嘒嘒小聲也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嘒嘒聲也此云嘒嘒小聲當是韓詩之訓說文亦云嘒小聲也皆用韓義

有淮者淵藿葦泝泝

韓詩外傳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腦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尙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淮者淵藿葦泝泝言大者無不容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巧言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又曰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又外傳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又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憯予慎無辜

儻始既滅

韓詩曰減少也

釋文

喬樅謹案減毛詩作涵傳云涵容也文義與韓並異馬瑞辰曰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減者咸之假借章句訓為減少失之胡承珙曰涵咸字固可通然以減為少當謂亂萌初起

僭端尙少也喬樅謂月令水泉咸竭呂覽仲冬紀作減竭漢書石奮傳九卿咸宣服虔音減損之減史記酷吏傳作減宣蓋古音讀減如咸故與涵通用廣雅釋詁三減少也當卽本韓詩訓義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韓詩外傳四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儉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小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

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又曰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

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眾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
 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
 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
 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
 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趯趯兔遇犬獲之

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謂狡兔數
 往來逃匿其蹟有時遇犬得之

史記春申君列傳注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草蟲傳曰趯趯躍也則毛詩躍
 躍亦當訓為跳躍韓云往來貌者謂其往來跳疾趯趯然也

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
 也王之述毛即用韓詩之義遇韓詩如字鄭箋云遇犬犬之
 馴者謂田犬也是以遇為馴犬馴猶良也易林謙之益云狡
 兔趯趯良犬逐咋亦以遇犬為良犬焦贛用齊詩然則鄭箋
 之語蓋本齊義毛詩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焦氏循
 曰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
 馬瑞辰曰鄭以遇犬為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
 雅是鄭未嘗讀遇為愚釋文以世讀愚為非非以鄭為非也
 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為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
 晉葵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葵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即
 虞之假借故鄭又以爲田犬虞吾古同音虞之借作遇猶梧

邱之訓爲遇邱也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
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曾釗曰遇與彘對傳以狡訓彘則遇
卽愚之假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彘遇樸陋之問
是彘與愚古恆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
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喬樅謂馬曾二說義竝通
然四家之詩師承不同容有異讀韓詩云有時遇犬獲之則
自當讀遇如字訓爲逢遇也

何人斯

祇攬我心

曹植七啟祇攬予心

補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

釋文

喬樅謹案施毛詩作易傳云易說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易
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易
繫詞上辭有儉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毛韓義正
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
通用之類

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五經異義盟牲所用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
人以鷄

喬樅謹案毛傳云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

豕臣以犬民以鷄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又云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今據韓詩言盟牲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盟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詛則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不及牛此則專指詛言之左氏襄十一年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又定公六年傳云旣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此分別盟詛之異知爲詛小於盟也

爲鬼爲蜮

韓詩內傳曰短狐水神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引作外傳外字乃內之誤又九百九獸部引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亦誤韓詩此傳卽釋詩爲鬼爲蜮當云蜮短狐水神也御覽又引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
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
三步卽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攷說文云蜮短狐也似鼈三
足以氣射害人案狐當爲弧之假借字博物志以爲口中有
弩形以氣射人影是也漢書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
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短弧卽射工也亦
名水弩正作弧字足證短狐乃短弧之假借以其居水中故
又以爲水神也詩以鬼蜮並言者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漢

舊儀曰魃鬼也魃與蜮古字通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魍魎蜺鬼是蜮本爲鬼物之類也

巷伯

縷兮斐兮成是貝錦

說文系部縷帛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補

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文選十七文賦注補

喬樅謹案此條詩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下其義未

當據曹植魏德論以荆人封靡與交益影從對文是讀靡爲

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子建習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

是釋巷伯詩縷斐之義縷毛詩作萋爲縷之假借斐毛詩釋

文云或作萋萋亦斐字之假借說文所引詩作縷兮斐兮疑

卽韓詩之文斐字韓詩內傳當訓爲靡故薛君章句申釋之

曰靡好也攷揚雄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縷秦晉

曰靡郭璞注云靡細好也其義當亦本之韓詩

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

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服皆不信

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喬樅謹案矣毛詩作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後漢書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喬樅謹案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
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
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援遇
讒惟勃能終焉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是勃所稱
詩乃韓說也讒人毛詩作諧人與韓文異
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
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白虎通誅
伐篇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百五十七終

善化劉鐸
相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百五十八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九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谷風

將恐將懼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

文選三十六任
助策秀才文注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
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
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
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
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

攝纓縱繼歟瞻見指注歟詩曰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案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云棄子作遺攷元槧本外傳棄子

詐遺壞字也不當采入臧改爲作字殊誤

喬樅謹案則狡兔亦不能離以下三句共十九字舊本脫去

今據新序雜事五補入

三國志曹植疏谷風有棄子之歎補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取經音義一

案毛詩釋文止引韓詩云怙賴也下云恃負也不言韓詩蓋

相承文省耳又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連經文二語

喬樅謹案怙恃訓義互通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恃賴也負

恃也是已馬瑞辰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卽取可怙之義漢

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

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

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

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

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

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

咎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喬樅謹案文選洞簫賦注引首三句作韓詩曰即採外傳此

條宋綿初係小弁靡瞻匪父下未當又冠子不言趙懷玉校

語云疑當作不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三國志曹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補

曹植責躬詩昊天罔極補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潛然出涕

韓詩外傳三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

也睠焉顧之潛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耀耀公子

韓詩云耀耀往來貌釋文

喬樅謹案廣韻二十九篠耀下引韓詩同耀耀毛詩作佻佻

訓獨行貌王逸楚詞注引詩作苕苕是據魯家之文義當訓

為直好貌文義並與韓異韓訓耀耀為往來貌蓋以耀耀為

趯趯之假借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七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

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

宋燕曰恐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喬樅謹案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酒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毛意與韓詩外傳引詩正同其義甚古歐陽本義乃云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第就一人言之殊失其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反也文選廿六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義同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

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此從岳本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

七辰至夜而迴反胡承珙曰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

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即更也呂覽察微

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並以反

為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言更其肆

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

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為反胡說是也

東有启明西有長庚

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启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說同正義引孫炎說以明星為太白是

矣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為兩岐之解失之何氏古義曰攷

張揖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

毛傳亦皆指為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乎每日東西

兩見者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

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

異其名耳胡承珙曰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

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

為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

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

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

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

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

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

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

所能知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

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入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眾於下則在位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

維南有箕載吸其舌

玉篇口部詩云維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竝異玉篇所引詩韓家之文也鄭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蓋用韓義易毛

唯北有斗西柄之揭

玉篇斗部料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唯北有斗亦飲水器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斗都口反沈作主案作主者毛氏之古文作斗者改從三家今文也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泚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依注音主是古文主斗字通此篇唯北有斗前後四句毛詩傳箋均無訓釋玉篇所說料形云云引詩為證當是

据韓家之說也

四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

文選廿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謝靈運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注既引韓詩

及薛君章句又云腓音肥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非陳氏

稽古篇曰據李言則毛詩作痲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

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阮氏校勘記曰釋文腓房非反病

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為

病以為痲之假借字胡承珙曰案文選注引韓詩具又作俱

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痲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

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痲者蓋韓作俱腓毛

作具痲陳氏之說未為無據也

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

文選廿潘安仁關中詩注

喬樅謹案梁處素據文選二十八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表

注引韓詩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散也疑韓詩亦同喬樅

謂梁說非是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先引韓詩亂

離斯莫云云又引毛詩曰亂離瘼矣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

字據此則韓詩文為亂離斯莫明甚文選三十八注蓋誤也

此詩三家今文皆作亂離斯瘼與毛詩異說苑政理篇引詩

及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法誠篇並同是其明證說苑云此傷
 離散以為亂者也與韓詩訓莫為散合是魯韓文同義同據
 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潘安仁詩云亂離斯瘼皆
 用韓詩之句故李善云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字也胡承珙
 曰李善注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以形近致誤家語
 辨致篇引此詩作奚其適歸此必本三家詩任彥昇表云亂
 離斯瘼欲以安歸正奚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詩當作奚
 與毛異字異義也段氏詩小學據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
 矣奚其適歸謂三家詩有作奚者其說是已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七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
 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
 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
 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
 是以前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
 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北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一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傳云溥大也三家詩並作普字荀子

及賈子新書白虎通引詩同可證也趙岐孟子章句訓普為

徧用魯詩之訓韓詩義當亦同

率土之濱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普天率土遐邇洽同補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韓詩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盾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

主曰從今以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盾曰吾

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

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

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

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

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

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為大夫悔將小人也荀子大略篇引

此詩二語言無與小人處也今據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

樹非其人則三家與毛義皆同矣趙懷玉曰說苑復恩篇作

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

又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二

引補恐我以法御覽作中我於法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復

字舊脫亦據御覽補

小明

載離寒暑

曹植朔風詩載離寒暑補

眷眷懷顧

韓詩曰眷眷懷顧

文選登樓賦注又見思元賦注及廿五陸雲答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

廿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引韓詩眷眷懷顧疑卽此詩

或因下句有豈不懷歸遂致誤歟

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四韶用平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

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

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案外傳七引作靖恭爾位當是淺人誤改又好是正直宜作

正直是與此所引乃二章之文或傳寫誤或韓氏本異未可

知也

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

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

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又外傳七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

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

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

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
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
退不肖死不能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
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
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

又外傳八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
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
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驛牛之角荆麋之筋
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

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
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枝右手發之
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
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又曰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傳置之殿下召左右肢
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
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
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鼓鐘

憂心且陶

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

眾經音義十二後漢書注
人十上文選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毛傳妯動也動即慟字韓詩憂心且陶陶即妯之假借妯通作陶猶古文書皋陶作咎繇也由又與台通苑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是已說文心部妯腹也引詩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喬樅謂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喬樅謂馬以陶為妯之假借其說亦通然陶本有憂義無煩假借廣雅釋言曰陶憂也正釋韓氏憂心且陶之訓說文云暢不生也玉篇同禮記月令曰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則暢月云者當即以不生為義暢字本義訓為不生與訓作暢達者正相反則暢之

本義蓋與鬱近故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為憂思陶猶鬱也知此則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憂鬱之義矣王氏廣雅疏證曰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如亂之為治故之為今擾之為安臭之為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絲喜也又云絲憂也則絲字即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氣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楚詞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胷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君爾史記五帝紀我思舜正鬱陶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戚溽暑之鬱陶兮夏侯湛大暑賦云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為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百詩謂憂喜不同名

廣雅誤訓陶為憂其說非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班固東都賦云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僭侏兜離罔不具集亦以陳四夷之樂為德廣所及班固所云當本齊詩內傳語而說與韓詩內傳合是三家義同

辭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利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後漢書陳禪傳注

喬樅謹案此以六代之樂釋雅以四夷之樂釋南三家詩說皆與毛傳合辭君言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利於雅者蓋以南

有羽籥與中國籥舞同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是四夷之樂惟南為文舞白虎通又引一說曰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主不易是四夷之樂亦惟南有歌曲故辭君云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詩疏謂四夷之樂惟專為舞其義非是蔡邕獨斷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為之聲蔡邕所云即指南方歌者而言與辭君言南可以利於雅者正合然則韓詩之說是以以籥不僭兼承雅南二者言之謂歌聲與舞容皆節奏齊同和不僭也鄭箋分雅南籥

為三舞與韓詩義異

楚茨

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案今本韓詩外傳義字誤儀此據詩攷所引作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為儀字

韓詩外傳四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

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虿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躋起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成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王子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是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即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也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徧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誦而不竭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道也徧立卽亂具立卽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

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技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徧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又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

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
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
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七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
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
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
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
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馥芬孝祀

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文選蘇武占詩注

案眾經音義十四引韓詩曰馥芬孝祀馥香氣也

喬樅謹案眾經音義二又引字林云馥香氣也義本韓詩漢

帝堯碑云生自馥芬正用韓詩之語毛詩作苾芬孝祀箋云

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是毛韓文異而義同苾復同音古相通

用宓子賤處犧字又作伏是其證也苾亦通作馥廣雅釋器

馥香也又說文飶食之香也玉篇云呖芳香也飶呖皆以音

義同並通

神具醉止

曹植魏文帝誄神具醉止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

則背死亡生者取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敷之周禮稍人疏顏師古急就章注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

賈疏云案毛詩維禹甸之不言敷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

詩而言胡承瑛曰毛詩甸治也傳訓甸為治者甸讀為田說

文田敷也李巡注爾雅釋地曰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夫

敷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故韓詩字雖作敷訓亦當同毛為

治爾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為敷之轉又說文敷理也理即

為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

訓治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

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

耳賈疏謂鄭據韓詩為說敷是軍陳故訓為乘殆未必然馬

瑞辰曰甸為治則陳亦皆為治酒誥曰惟其陳脩為厥疆畝

陳脩皆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曰無田甫田並與陳聲近

而義同

吳越春秋四禹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以行川始於霍

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乃作甸字疑後人傳寫依毛詩改之

上天同雲雨雪紛紛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

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二初學記御覽十二自上而下曰雨雪二歲華

紀麗一
又四

喬樅謹案初學記云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爲一色又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爲上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爲同雲也紛紛毛詩作雰雰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卽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今據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則三家今文固有作紛紛者矣

中田有廬壇場有瓜

韓詩外傳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拯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

有瓜

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壇場有瓜
喬樅謹案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魯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同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在墜曰廬在邑曰里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爲居井寵葱韭盡取焉食貨志言公田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瓜瓠果蓏殖於疆易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者是也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

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羊爲齊學邵公用魯詩其所述多齊魯詩義故范甯穀梁集解卽用邵公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同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矣孔氏詩正義乃以諸儒爲失其說非

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詩正義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畝入百八十畝入家各得田一百七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皆什一爲不合矣

甫田

勤彼甫田

玉篇草部勤都角切韓詩勤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

毛詩釋文倬韓詩作勤云勤卓也

爾雅釋詁邢昺疏韓詩云勤彼圃田

喬樅謹案釋文勤譌作勤盧氏文弼云徐鯤謂說文無勤字

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罩是勤卽罩之異文廣韻三十七號勤大也又四覺勤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作草木倒木倒乃大也二字之譌據此則韓詩本作勤字可知爾雅釋詁勤大也郭注云勤義未聞郭璞豈不見韓詩使其果作勤字何云未聞耶然其誤實自陸德明始爾雅釋

文云蒟郭涉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草大也既以說文玉篇之蒟為蒟而毛詩釋文云倬韓詩作蒟邢昺因之實為大誤郝氏懿行曰卓與倬同說文倬箸大也引詩倬彼雲漢毛傳亦云倬大也是倬蒟音義同喬樅謂倬兼明大二義說文訓倬為箸大箸即明也此詩毛傳去卓明貌當與棫樸詩傳互易彼詩言倬彼雲漢為章于天章明也倬義宜為明貌此詩言倬彼甫田甫大也則倬義亦宜訓為大貌爾雅釋詁作蒟乃蒟之譌字耳甫圃古字通用

以社以方

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

土謹敬絜清也

尚書禹貢正義補

喬樅謹案孝經正義二引外傳文略同攷白虎通社稷篇亦有此文又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士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漢儒之言蓋皆同也

大田

去其螟蟻及其蠹賊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蟻及其蠹賊李賢注

蟻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

補

喬樅謹案此詔即用詩大田篇語螟蟻當為螟蟻之譌毛詩釋文云螟蟻字亦作蚤說文作蟻又隸釋載唐公房碑作去

其螟蠹與域字形相近因而致譌章懷注乃以含沙之域釋之斯爲謬矣

卜昇炎火

韓詩曰卜報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秉昇炎火箋云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釋文云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段氏詩小學曰卜昇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馬瑞辰曰天保詩卜爾百福又日報以介福卜報皆予也秉與卜雙聲故秉可通作卜胡承珙曰白虎通著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昇炎火者謂亟取而昇之炎火也

有弁淒淒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淒淒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暴雨明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有有弁淒淒興雲祈祈今外傳本作淒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黔

玉篇水部淒雲雨貌詩曰有淒淒淒

補

喬樞謹案毛詩作有滄萋萋此所引亦據韓詩之文經典釋文云滄本又作夤夤者滄之消借字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曹植誥咎文雨我公田爰暨于私補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鄉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窮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案此二句旱麓及潛詩俱有之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

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喬樅謹案此與荀子不苟篇引詩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之說合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說苑修文篇引詩傳亦以左右為朝祀喪戎之事今據韓詩外傳語大旨皆與毛傳同

桑扈

兕觥其觥

韓詩曰觥容五升卷耳釋文

韓詩說曰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

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卷耳正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是許君從韓詩說矣詩正義引禮

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卷耳詩箋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

禮自立司正之後旅疇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鄭君以觥為罰爵亦用韓詩之義禮圖從毛詩說故與韓異

又案後漢書鄧暉傳暉理韓詩為郡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畢太守歐陽歆

教引西都督郵絲延受賜暉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暉敢再拜

皇清刻本
奉觥歛色慚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受觥是燕飲之禮以觥爲罰爵漢時猶存此制也

鴛鴦

戢其左翼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戢言休息也鄭箋云戢斂也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義與韓異據王襄四子講德論云飛鳥翕翼翕與斂義同子淵用魯詩者鄭箋蓋本魯說韓詩訓戢爲捷者攷廣雅釋詁云戢插也插捷古字通用士冠禮捷柶興釋文云捷本作插禮記樂記注摺猶捷也釋文亦云捷本作插是其

驗也毛西河續詩傳曰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於左翼引攷工記廬人注矜所捷也捷卽插也爲證其說良允玉海載詩釋文引韓詩作捷其喙捷卽捷字之譌稽古篇謂當從玉海作捷非是

莖之秣之

韓詩曰莖委也

釋文

案毛詩摧之秣之傳云摧挫也鄭箋云挫今莖字也蓋據韓詩以證毛傳也

喬樞謹案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鄭君言委之以莖亦用韓詩義說文莖斬芻也委卽餼字之消借餼猶飼也

類弁

先集惟霰

韓詩曰先集惟霰辭君章句曰霰霰也

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注宋書符瑞志御

覽十

二

喬樅謹案毛傳霰暴雪也義與韓異段氏玉裁曰暴雪當為黍雪之譌說文霰稷雪也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馬瑞辰曰辭君章句以霰為霏霏猶花也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為雪花即韓詩所謂霰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以霰為大雪矣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四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

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人

之道也哉雖聖人能弗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

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消滅亡可立

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親比己之是

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

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士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

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亦曰

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

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

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

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

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邪則太
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
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
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
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
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此之謂
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危其所愛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敘云頽弁刺幽王也暴厲無親不能燕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今據韓外傳言惟明主能
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而引大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及此詩二語為證以見愛其所愛則能安社稷保子孫危其
所愛則滅亡無日矣大旨與毛敘同

車牽

德音來括

辭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文選廿五劉琨答盧諶詩注又五十三陸機辨亡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括會也釋文云括本又作佾會也馬瑞辰曰
韓詩釋括為約束言以德音來相約束即下章令德來教之
意說文括絜也又栝櫟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為會
者括會一聲之轉括訓為會猶話之或作論也會合與約束
義亦相近箋以為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後漢書馮衍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李賢注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韓詩外傳七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喬樅謹案南假子說苑雜言篇作南瑕子鱸魚說苑作鮓魚又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趙懷玉曰案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子字今為補之

以愠我心

韓詩曰愠恚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愠字作慰馬融申毛云慰安也王肅申毛云慰怨也王義蓋本韓詩馬瑞辰曰詩正義引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徧檢今本皆為慰安也按訓安者是馬融義已見釋文訓怨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詵慰也據玉篇詵慰也亦作說詵即婉之或體詵者順也詵可訓慰慰亦可訓詵毛傳蓋本作慰詵也後人少識詵因譌而為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詵慰也集韻類篇均作尉說文尉從上按下也从尸又持火所以申繒也是尉本火斗之稱引伸為自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

詛也取慰按之義故箋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詛之證若毛訓慰爲安爲怨箋皆不得訓慰爲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除則心安強合爲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慍我心訓爲恚者慍詛怨古並同聲韓詩蓋讀慰爲怨因遂以慍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怒疑亦詛字之譌本當作一曰恚也一曰詛也詛者毛詩恚者兼採韓詩也

青蠅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青蠅之心不重破國

後漢書本傳注補

構我二人

韓詩曰構亂也

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與韓詩義同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合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

曹植贈白馬王彪詩蒼蠅聞白黑讒巧令親疏

補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詩集傳

喬樅謹案後漢書注引韓詩朱子集傳引作韓詩序謂此詩

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朱氏鶴齡通

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毛敘云刺時者武

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

氏炳章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

云我沈湎於酒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孔融傳注

威儀暇暇

韓詩曰暇暇善貌文釋

喬樅謹案毛詩作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慎也反即暇之

省借爾雅釋詁暇大也玉篇暇大也善也玉篇暇善之訓即

本韓詩馬瑞辰曰毛訓重慎亦善貌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

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

之

屢舞傲傲

玉篇人部傲醉舞貌詩云屢舞傲傲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傲傲舞不能自正也此云傲醉舞貌當是

韓詩之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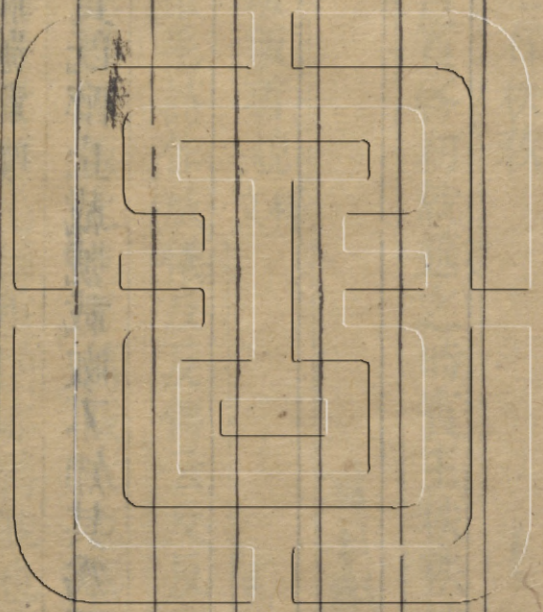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

韓詩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不知其為惡也孔融傳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百五十八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小雅四

魚藻

有頌其首

韓詩曰頌眾貌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訓頌為木首貌與韓詩義異玉篇四頌下引

詩云有頌其首頌大首貌一云眾也此兼採毛韓二義馬瑞

辰曰按說文眞字註云頌分也韓詩訓頌為眾蓋讀頌如紛

紜之紛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舜說文舜舜

眾多貌又說文粲盛貌讀若詩莘莘征夫亦眾盛貌文選高

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眾多也案毛傳云莘長貌胡承琪謂此李善之誤以韓為毛其說是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後漢書明帝手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

息李賢注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東平憲王傳補

喬樅謹案與毛詩作予章懷所引當是據韓詩之文又攷白虎通考黜篇引亦作與鄭君儀禮覲禮注引此詩下文又何與之字皆作與是三家今文同也

鬻沸濫泉

玉篇角部鬻沸濫泉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鬻沸檻泉此所引是據韓詩之文玉篇又云鬻或作澤澤字亦韓詩之異文

彼交匪舒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四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不隱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舒天子所與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匪交匪舒鄭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

皇清經義卷之十
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鄭說與韓詩外傳引詩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卽本韓詩爲說

便便左右

韓詩曰便便閑雅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便便毛詩作平平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傳引作便蕃左右平便辯皆以音近通轉正義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韓詩訓便便爲閑雅貌者辯治有整暇之意故爲閑雅貌也

紼纒維之

韓詩曰纒維也

釋文

一曰纒繫也

文選五十八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喬樅謹案說文云筏笈也笈竹索也釋名云引舟者爲筏筏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玉篇云筏竹索也引舟竹笈也爾雅釋水云紼纒維之紼維也纒維也李巡曰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郭璞曰紼索也紼繫也爾雅訓紼爲紼韓詩訓纒爲筏雖所釋不同而要皆爲維舟之索筏以繫舟使止亦以引舟使行今時行舟者猶然鄭箋言以紼繫其紼以制行之亦主引舟爲說故云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然則韓以纒訓筏又訓繫者筏以舟行言之繫以舟止言之皆所以維持舟者兼二義也紼字韓詩無訓毛傳云紼維也與爾雅同正義引定本及

集注以毛云紉弗也與爾雅異馬瑞辰據說文奔大也玉篇作斐紉从弗亦有義故孫炎以為大索喬縱謂崔集注本訓紉為弗弗猶戾也即孫炎所云戾竹為大索是也

福祿胝之

韓詩曰胝厚也

文釋

一喬縱謹案胝毛詩作胝傳云胝厚也說文胝或从比作胝玉篇胝字同胝胝本訓為胝脛又得訓厚者此與腹字同意皆引伸假借之義也說文云腹厚也腹與複通月令水澤腹堅注云腹厚也釋文云腹本又作複胝與毗通毗厚也見節南山詩傳是其驗也

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韓詩外傳四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案此引詩優哉游哉游當作柔據卷八引定之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

之後漢書章帝紀注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士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喬樅謹案荀子劉向皆以亡爲危亡之亡此魯詩之義也毛傳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亦與魯詩義同馬瑞辰謂亡當讀如忘詩蓋言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怨之至於已受爵不讓亦謂無良則忘之也據韓詩外傳引詩言知於人而不能自知爲證今按馬說非也韓詩外傳引詩民之無良二句云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明訓亡爲危亡之亡與毛魯同義其云知於人而不能自知者乃以已對人言之釋詩言已之所以至於危亡之意非讀亡爲忘也

馬說殆失檢耳

如食儀饈

韓詩曰儀我也

文釋

喬樅謹案毛詩儀作宜釋文云本作儀儀宜古字通用儀通作宜猶義之通作誼也韓詩訓儀爲我者我與俄通說文我字注云或說我頃頓也是古文卽以我爲俄字又人部云俄頃也玉篇曰俄頃須臾也廣韻俄頃速也累言之爲俄頃單言之爲俄荀子榮辱篇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

皇清系角系糸
俄且知也公羊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是也又通作
蛾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集注引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
俄與孔對文儀訓爲俄孔亦當訓爲甚皆所以申言不顧其
後之意也鄭箋釋孔爲器之孔謂度其所勝多少義與韓異
雨雪庶庶瞻視津消

韓詩曰瞻視津消瞻視日出也

釋文

韓詩外傳四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
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
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鄒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
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
自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

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
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
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窻之間衽席
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
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
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
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工說者立息十子者遷化則聖人
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堯舜之制下則仲
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
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瀼瀼見視津消
喬樅謹案一天下起至聖人之得勢者三十九字本皆脫佚

皇清經解卷之六
今據荀子文補之

又外傳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甯喧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漙漙見暝聿消

甯喧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漙漙見暝聿消

案外傳引詩雨雪漙漙見暝聿消見宜據釋文作暝漙宜從詩攷引作應今本外傳字並誤

喬樅謹案今本外傳是後人據毛詩所改也毛詩見暝曰消傳云暝日氣也箋云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讀見爲如字文義與三家並異詳見魯詩遺說攷

莫育下隕

皇清經解卷之六

韓詩遺說攷十

七

辭君韓詩章句曰墮猶遠也

文選十六陸機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莫肯下遺鄭箋云遺讀曰墮謂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又荀子非相篇引詩作莫肯下墜楊倞注云墜讀爲墮莫肯下墮於人卽用鄭箋爲說墮遺墜隨古皆以聲近通用盧氏文弼疑谷風棄子如遺韓詩作棄子如墮故薛君云然今攷韓詩外傳七引谷風詩作遺則薛君所釋確爲此篇章句無疑盧氏殆失檢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四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故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又曰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遠達卽甯而容窮卽約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徼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懼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人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又曰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小人之行也

苑柳

上帝甚愜無自察焉

韓詩外傳四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人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於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爲書謝曰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

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黨而攻莊公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觶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觶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

布與錦不知異閭媿子都莫之媒媿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愆無自瘵焉

喬樅謹案愆毛詩作蹈傳云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上帝甚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蹈從台聲自古聲如由陶讀如皋絲之絲聲亦與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鼓鐘詩憂心且妯韓詩作陶又如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陶化也淮南本經訓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愆韓詩外傳引

詩下章作上帝甚愆而上引孫子賦云云則愆亦變亂是非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王觀察云神者愆字之壞蓋傳寫之誤不若陶愆蹈古同聲得通其義均與毛傳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檢詩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若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喬樅謂韓詩蹈字作愆明見外傳則作陶者必非韓詩眾經音義卷五陶現下但引詩去上帝甚陶陶變也不言爲韓詩當是齊魯之異文異義見於他書者而元應採之以證陶現之爲變現耳馬據鼓鐘詩妯字韓作陶故以意定之然江漢詩滔滔風俗通引作陶陶應劭用魯詩者則安知上帝甚陶非魯詩之異文耶鄭箋讀蹈爲悼悼字疑爲齊詩異文悼病之訓

當亦本於齊說馬以箋訓為失據毛詩中心是悼傳謂悼亦得訓動不知毛於檜詩訓悼為動者乃以動為慟之消借非訓為變動之義也惟以陶陌惛聲近義通皆為變動無常之意其說得之又趙懷玉外傳校本云崔杼帥其黨以下十四字舊本脫佚今據戰國楚策補崔杼又不許五字舊本亦脫韓非子作崔子又不聽令依倣補之

都人士

喬樅謹案此詩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詩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引此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胡承珙

曰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采綠

薄言觀者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觀字作觀傳云多也正義云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攷爾雅釋詁觀多也郭注引詩薄言觀者郝氏義疏以為觀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今據毛詩作觀觀即後人據韓詩改之觀義亦訓得多說文觀為古文睹字觀從見者聲者從白帛聲帛古文旅旅有眾義故都从邑者聲義訓為聚諸从言者聲義訓為眾然則觀亦有眾義

眾即多也

隰桑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類猶犬羊也與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齷忘其非物豢也飯土而忘其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四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其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白華

泱泱白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說文云泱滄也滄雲氣起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即用韓詩語徐爰注曰泱音英李善注引毛詩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

貌泱與英古字通六月詩白旆央央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氏說作帛旆英英是已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翼要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詩正義引侯苞

喬樅謹案毛傳云步行猶可也鄭箋云猶圖也王肅述毛云

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正義曰如肅之言

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然則知韓詩訓猶為可其義與

毛傳同鄭箋訓猶為圖蓋據齊魯之說改毛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四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

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

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

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

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閑閑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

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

又曰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

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又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

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

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孔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矚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為貪狠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案元槩本外傳作鐘鼓非

視我怖怖

韓詩曰怖怖意不說好也

釋文

案說文引詩亦作怖怖從韓氏也毛詩作邁邁傳云不說也字異義同

喬樅謹案毛詩音義引說文云很怒也很怒即不說好之義

今本說文云怖恨怒也與陸氏所引小異段氏注云宜從釋文作很怒邁即怖之假借非有韓詩則毛詩不可通矣故許宗毛而不廢三家詩又廣雅亦云怖怒也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絲蠻

絲蠻黃鳥

韓詩曰絲蠻黃鳥辟君注曰絲蠻文貌

文選十一何晏景福殿賦注又四十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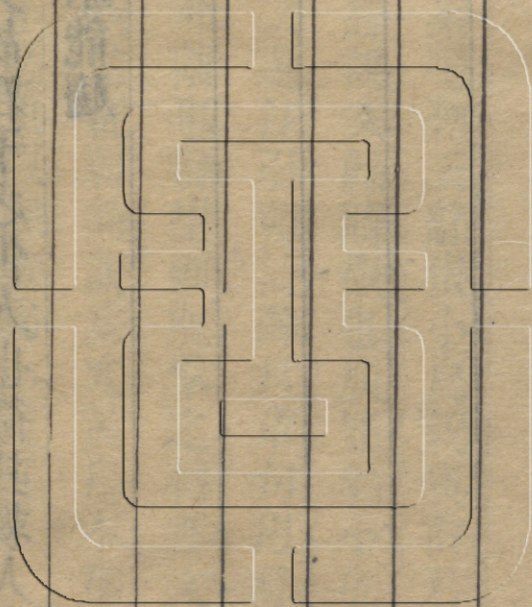
融曲水詩序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絲蠻小鳥貌與辟君訓異馬瑞辰曰絲蠻二字雙聲說文絲聯微也廣雅絲小也絲有小義故傳以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辟君章句以絲蠻爲文貌案爾雅釋詁覲髮第離也絲蠻卽覲髮之轉蓋文采縟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從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絲蠻爲小貌耳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四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

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開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且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九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